

中文实录乃根据讲者演讲的普通话即时传译或原声整理，未经讲者审核。

诸立力：财长先生，感谢您做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介绍，你谈到很多问题，非常感谢你参与这个讨论。我们都有做法律的背景、私募基金的背景。一开始问几个大家都非常流行的问题，「fire and fury」这本书最近引起轩然大波，你之前也在白宫担任过高级职务，这本书是不是有合理成分，你怎么看待这本书？

杰克卢：我没有读过这本书，我读了很多有关这本书的报道，但是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做任何评论都是不负责任的。

如何治理白宫或者管理美国和以前路径完全不一样，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他的第一年总是不太好过的。我不想太夸张，但是有些因素的确存在，比如你首先要成立办公室、要做一些投资、建设，前期一定会引起一些非议，同时也有很多预算需要制定，有很多计划需要推广，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压力需要应对。所以第一年过程就像我们学走路一样，会走过一段非常波折和颠簸的道路，我估计这个在书里都会得到充分体现。但是这会成为我们未来前进动力。为什么会出现一种反机制的力量？为什么会有所谓维持原状不希望接受变革的力量存在？我觉得一个非常成功的白宫团队，必须要能够把一些拥有非常丰富经验的人和一些新手团队进行结合，这样的话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国家治理上的挑战。

我觉得如果你看一下共和党的执政期间，列根时期以及我服务过的民主当执政时期，我也了解在白宫内部如何制定决策，并作出决策的。谢谢！

诸立力：最近你也谈论过在你看来世界处于风险边缘，但是目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是比较幸运，在香港现在股票市场是在最高位，房地产价格也是在最高位。在教育、社会福利等等方面政府也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在你看来，从美国角度，风险到底在哪？

杰克卢：我经历了 8 年奥巴马执政，每个月某些地方都会出现危机，你必须予以重视、应对。我们第一年就遇到了金融危机。之后遇到了一系列外交政策方面的挑战，也必须要思考和应对。在我开始演讲的时候我已经谈到了我们遇到了一些风险。但目前为止，这些风险都没有演变成需要世界领导人立即采取措施的这样的程度。北朝鲜情况确实比较紧张，但还没有变成一个立即会爆发的危机。我觉得如果你看在过去 20 年里，每一个四年执政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有严重到一个严重爆发的程度。在五年之前，很多现今发生的事情都是难以想象，比如英国脱欧、美国总统选举最后出现了一些核心的政治圈人士以外的人士当选、中国会拥抱全球化。去年达沃斯论坛上习近平主席也讲到中国要拥抱全球化。没有人想到会出现这么具有颠覆性的事件。从长期来说，我们都没有想到有这么颠覆性的事件出现。

最近我们关注究竟哪些事情会推动所谓的民粹主义的发展。我们在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经济架构方面已经投入了太多的资金和资源。如果你要在大多数国家进行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对这种所谓的全球化的举措的支持不是非常多。我们可能没有在开展全球化过程当中足够应对在本地出现的一些波动和困难。其实不是所有人认为他从全球化进程当中可以获得他小小的份额，很多的这种国内的讨论越来越倾向于要采取国内的保护措施。

诸立力：今天下午会在这方面谈更深入一点。想看看听众有什么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随着美国降税，美国会和中国直接竞争吗？你觉得美国的税改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是不是跟中国存在竞争关系？

杰克卢：我也看到一些关于在美国减税背景下会不会让中国产业转移到美国这种讨论。降税的过程也许会对制造业产生一定吸引力。但是问题在于似乎制造业没有带来更多的就业，因为这些到美国的制造业都是高科技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不是那么大，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大的税率上的改变会推动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我们在制造业就业方面没有看到有大规模增长。也许会有一点点影响。如果会出现一个重大的改变的话我倒会感到比较吃惊了。

谈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如果衡量一下中美之间的贸易量，我们对中国贸易逆差在不断地增加。也许不会像中国那样再像以前那样借那么多钱。也许我们要把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流之间分开来。美国会不会开始加息呢？确实有这个趋势。

诸立力：降税过程也许让美国经济短期繁荣一下。但是也会对现有系统产生颠覆性作用？

杰克卢：我觉得就长期而言，美联储肯定会渐渐使得它的利率正常化。这种短期的刺激也许会导致一些人对通胀的担心。央行也不希望通胀不断地上升，他们希望控制好通胀。另外一方面，你也不希望通过加息让经济的增长速度减缓。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美联储还是很有信心的，他们可以在复杂环境当中驾驭这个基本的局势。其实发过这样一个降税所带来的利益主要是一些大的企业、跨国企业来获益，而美国政府将不会有足够的资源来投入劳动社会福利、教育、培训等等。原来我们对于美国的这种员工的培训有一笔很大的预算，但是现在要继续执行这样的预算就比较困难了。有人可能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失去了工作，我觉得这样一个职业教育培养的项目，对这些人重新找到工作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希望我们现在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积极推动这种再就业培训方面工作开展。

诸立力：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来自印度中小企商会的主席的问题。全球的中小企业优势在哪？尤其当他们寻找在美国投资机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美国税改环境下看。第二个问题，中小企业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世界经济更为强劲？

杰克卢：中小企业是经济的支柱，现今如欧洲已看到一些资金开始流入到中小企业了，说明国家的经济体开始蓬勃发展了。在历史上美国也有这样的一些阶段。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外国投资者还是非常开放的。中小企业也许会遇到一些更大的挑战，他们要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投资环境，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和困难。但是关注一下经济史的话，很多创新性的业务其实都是一些初来乍到的美国人，初次到美国的企业家来设立的企业。他们成功的找到了新的投资机会，这个问题我很难简单说，对中小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诸立力：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今天都对中美关系非常感兴趣，而且你在建立和融合或者说建立两国之间的信任方面始终处于前列，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建议或者给特朗普一个建议，在加强双方关系以及加强战略经济对话方面有些什么建议？

杰克卢：实际上我对中美关系投入了很多，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双边经济关系，不仅全球经济而言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双边经济关系的话，整个世界可能都会出问

题，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在和中方打交道过程中，我个人经验就是只要你坦诚开放，就能够建立信任。你可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问题，你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你可以告诉他们什么地方做对了，你也可以坦诚告诉他们我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其实保持坦诚和诚实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些，很难建立信任。

我在任期间在利率方面就有这个问题，当时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在利率方面开始逐渐转向比较好的方面，但是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个人评估当出现改善的迹象的时候，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的话，下次人们就不听你的了。所以在互动过程当中你必须非常诚实，而且必须坦诚。比如说国家的补贴会影响到你自己国家的工人的就业，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非常坦诚交流双方意见，无论中方还是美方都能理解这种评论、评价，如果我们希望取得进展的话，我们想想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领域都开展相关的一些活动。我们觉得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就需要找到系统性解决方案。我们需要的是让这样一种解决方案产生长期的效果，要不然的话，很多事情就不能完全落地。其实中美之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花大量时间和精力进一步加强中美之间关系。

诸立力：对特朗普总统会说什么呢？开放？坦诚？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

杰克卢：其实在战略经济对话当中，双方都希望有一些具体的成果产生。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对话其实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成果，光靠单方是不可能改变这样的规则。双方需要同时来努力。

诸立力：非常感谢！之后还会有一个跟您的对话。我们和杰克卢在 4 点会有另外一轮一个小时的讨论。我们午宴到此结束。